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变： 从“需求依附”走向“发展引领”

宣 焯 胡 曦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从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需求依附”阶段、“相互支撑”阶段和“发展引领”阶段。二者的关系之所以呈现出上述演进趋势,主要源自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竞争方式的变化和价值创造方式的更替。为了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发展引领作用,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从被动型供给走向创造型供给,需要转变观念,营造产业引领的氛围;培育龙头企业,发挥产业引领的示范作用;创新驱动,增强产业引领的内生动力;反向制造深度渗透,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引领能力。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需求依附;相互支撑;发展引领

中图分类号: F71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8)06-0093-06

生产性服务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引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产业。加快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思路,将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发展转变为引领制造业发展,实施由需求依附向发展引领过渡的战略,既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顺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趋势的需要。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实践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需求依附转向相互支撑、再到发展引领的演进过程。技术落后、产业低端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根本性原因,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仅从制造业本身寻找发展路径远远不够,需要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从被动型供给转向创造型供给,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新产品孵化、新业态塑造和新产业培育方面的引领作用,以不断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一、历史: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进三阶段

(一) 第一阶段“需求依附”阶段

在工业化初期,生产性服务高度依附于制造业,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制造业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制造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环节,围绕生产而产生的服务仅被视为生产活动的支撑或缓冲,并没有在本质上影响制造业的特性^[1]。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依附”既包括“隶属关系”层面的依附,也包括“功能地位”层面的依附。生产性服务为制造业提供的服务属于非市场化的企业内部行为,

收稿日期: 2018-11-30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立项课题(18VJ017);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项目(苏教师[2016]15号)

作者简介: 宣焯(1968—)男,安徽合肥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 胡曦(1990—),女,安徽宣城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

具体表现为:一是生产性服务还不是独立的行业或部门,只是存在于制造企业内部的包装、供存量管理、人事管理等少量环节,制造企业的规模决定了生产性服务的规模;二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价值创造过程中,生产性服务的重要性尚不突出,其功能仅表现为企业的“润滑剂”,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由生产制造的水平和能力决定。生产制造是整个社会经济成长和结构升级的强劲引擎,是社会价值创造的主体,服务的价值创造功能还不明显,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一阶段的企业更多地采取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型”生产模式,尽量把所有服务环节或服务项目纳入企业边界范围内,所需的生产性服务基本由企业内部提供^[2],甚至企业办社会成为“常态”。

(二) 第二阶段“相互支撑”阶段

在工业化中后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支撑,两者关系对等,行业界限较为清晰,生产性服务环节与制造环节分离。虽然有一些服务环节仍存在于制造企业内部,但绝大多数服务环节在此阶段已脱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行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已不再处于“依附”地位,具备了更为独立的功能和特点,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服务业产值的比重较高,普遍在40%~60%之间。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和竞争力增强提供支撑。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可为制造业提供高效优质的专业化、标准化服务,促进制造业厂商专注于提高自身的核心能力^[3-4]和生产效率^[5];借助于制造业的前向产业关联为制造业提供高级生产要素投入,产生前向溢出效应;同时,高水平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通过对制造业需求的后向激励,形成对制造业的后向溢出效应^[6-8]。二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中知识或技术密集型服务完全嵌入制造业的价值链,参与价值链核心环节,提供研发设计、广告推广、品牌运营、信息服务等涉及企业核心业务的专业化服务,可更有效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进而不断提升制造业产业能级、扩大制造业增值空间^[1,9]。在此阶段,由于社会分工深化,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企业分离出来,且门类不断增多、领域逐步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提供的服务大多不再属于企业内部行为,而是企业之间的纯粹市场化行为^[10]。

(三) 第三阶段“发展引领”阶段

在后工业化时期,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可逐步成为引领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生产性服务业可引领其它产业(包括制造业)价值链延长、附加值提升及新行业和新业态的产生。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呈现出稳步上升态势,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高级化特征。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软件信息、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多超过40%,且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投入到工业部门的比重明显下降,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服务业自身获取发展动力^[11]。与前两个阶段相比,生产性服务与制造的地位逐步发生逆转,不再满足于制造业生产工艺细化所提出的要求,生产性服务业新行业、新业态及新商业模式的持续涌现为制造业再造生产业务流程、创新产品、拓展行业领域提供条件,进而成为引领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如下图所示。

一是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搭建了制造业走向中高端的服务平台,通过提高质量标准、技术水平等渠道给制造业带来了重要影响,从而左右着制造业最终产品的品质。也就是说,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和层次,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结构及层级决定了制造业在攀升价值链高端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高度和层次,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引领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的新动力。二是引领制造业孵化新品和创新行业。关键性、创新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是制造业孵化新品、创新行业的必要条件,但仅有技术却远远不够。从技术到产品,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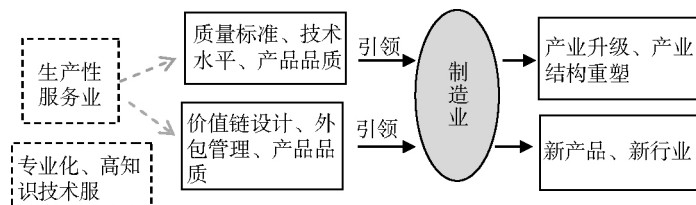


图1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发展引领功能

二是引领制造业孵化新品和创新行业。关键性、创新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是制造业孵化新品、创新行业的必要条件,但仅有技术却远远不够。从技术到产品,再

到行业,还有技术孵化、产品孵化、产业孵化等诸多环节需要突破。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新技术转换成新产品、新产品成长为新产业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和突破至关重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不可或缺,但同时还需要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检验检测认证、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系统整合”能力。若非如此,技术只能停留在实验室或保险柜,而不能有效转化为走向市场的产品,更不可能演化为一个产业。

二、逻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演进动因

(一) 社会分工的深化

社会分工深化是引发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并形成独立产业形态的最重要的原因。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厂商数目和生产规模随之扩大,社会专业分工细化,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不断分离^[12]。已有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伴随专业化分工深化、信息技术发展及深度应用,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发展中的功能不断演变、作用持续强化,已由发展初期的向生产企业提供单一性或阶段性服务的“润滑剂”作用,逐渐发展到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知识、技能和技术服务的“生产力”作用^[13],再到今天在产品创新、价值链再造、行业塑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10]。

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普遍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过程较为简单,生产性服务只是作为生产制造的一个环节而出现,并未形成独立的产业形态;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生产性服务的作用日益凸显,物流、金融以及营销等逐步作为独立的行业出现,并成为制造业资本化的重要推动力,大大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并使制造业逐步演化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后工业化时期,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和技术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必须随之升级才能满足制造业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中的单个行业已形成完整的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出现大量的“自我需求”,以研发设计、文化创意、融资租赁、品牌策划等为代表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独立行业出现,并进一步产生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等新现象,这一阶段的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引领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化的重要力量。

(二) 市场竞争方式的变化

发达经济的实践表明,从工业化初期到后工业化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供求状况从短缺经济转向充裕经济。与此相适应,市场竞争方式从当初的价格竞争为主转向功能竞争为主,进而转向品质竞争为主。

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之间的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谁能提供实用且廉价的商品,谁就具有竞争优势,生产性服务在产品制造过程中仅仅起着“润滑”作用,主要在不同要素之间或不同生产环节之间发挥衔接作用;随着制造业的技术扩散和成熟,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剥离出来,产业竞争方式转化为以功能竞争为主,谁能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谁就具有竞争优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与制造业并列的产业部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甚至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呈现出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在后工业化时代,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产业竞争方式转化为以质量竞争为主,谁能提供质量更高、品质更优的产品,谁就具有竞争优势,而要生产出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科技研发、文化创意、品牌营销等方面的服务,在这一阶段,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引领制造业向高端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 价值创造方式的更替

随着分工细化、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价值创造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初的生产制造创造价值慢慢转向制造与服务共同创造价值,甚至转向以服务创造价值为主。从微笑曲线所阐述的附加值在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分配规律可清楚地看出,在当代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服务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初期,要生产出合格的制造业产品,主要依靠生产制造本身,制造是价值创造的唯一主体;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通过服务整合各类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在后工业化时代,随着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制造业的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制造和服务在价值创造中的份额出现明显的“此消彼长”趋势,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如法律、咨询、设计、物流、通讯等)本身就是独立的价值创造主体,在此阶段服务成为价值创造的主要源泉。比如,美国苹果公司发明了智能化技术,并快速应用于手机,率先在全球制造出智能手机,并以此为依托,培育了智能化手机产业链,引发了全球手机的智能化变革,包括操作系统、芯片、触控显示、手机玻璃盖板、指纹识别、金属机身、摄像头(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等细分环节,以及出现了品牌厂商、方案设计公司、代工生产企业和原始设计制造企业等厂商。

三、现实:生产性服务业从被动型供给走向创造型供给

(一) 转变观念,营造产业引领的氛围

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足往往会制约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发展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来突破中国制造“市场需求创新”驱动的断裂^[14+6]。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虽然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是基础,但更需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从量到质的提升,通过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然而,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得到扩大、比重得到提升、结构得到优化,但对制造业的需求依附特征仍然明显。这其中既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低的原因,更有我们实际工作中观念层面的原因,总是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视为制造业的中间需求,认为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层级,过分关注制造业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引领作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基于中国制造业规模,从国家实施“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战略的实际需求出发,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对制造业具有引领作用的功能,从国家全局考虑,系统谋划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认识上重视、资金上加大投入、作用上重新定位,切实转变生产性服务业仅为中间品的传统观念,树立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催生制造业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理念,加快发展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以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引领中国制造业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和竞争力的提升。

(二) 培育龙头企业,发挥产业引领的示范作用

具有一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企业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由需求依附向发展引领过渡的重要标志。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性服务的手段和形态不断丰富,已经融入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外包化、虚拟化、网络化等多元化态势,出现了更加细分的专业化发展趋势,对制造业的发展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要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根据市场规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增长,引导、培育、扶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的发展,力争建成一批诸如华为、阿里巴巴等制造业服务化示范企业以及一批制造业服务化示范项目^[17]。通过龙头企业的引领和示范,带动一大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兴起。

(三) 创新驱动,增强产业引领的内生动力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发挥引领作用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新兴业态先进模式及前沿技术。美国以及欧盟部分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经验表明,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其发挥引领作用的根本保障,正是世界各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大,才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国内一些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转变传统的专业服务组织,发展新型的技术服务,对传统的生产模式进行创新,并创造了发展的“奇迹”。比如,百度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模式、ebay的电子商务模式等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为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由需求依附向发展引领过渡,我国需要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由规模、数量依赖向质量、品质依赖的根本性转变,加大要素投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首先,要以技术创新为先导,开展科技攻关,全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科技含量,以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业态和高技术含量引领制造业发展;其次,以体制机制创新为载体,全面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方式;再次,坚持创新与新兴工业化相结合,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领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和竞争

力提升;最后,创新区域合作和国际分工的新方式和新路径,在参与区域合作和国际分工中拓展学习、利用国外创新资源的空间,提升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引领制造业发展的能力。

(四) 反向制造深度渗透,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引领能力

围绕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现代金融服务、智慧生活服务、节能环保服务、共享经济平台、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文化创意等十大服务业新动能领域,突出研发设计、战略投融资、集成创新等高端环节,不断增强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性供给能力。一是以产需互动为导向,推动以生产性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服务,推动生产制造环节组织调整和柔性化改造,支持服务企业利用信息、营销渠道、创意等优势,向制造环节拓展业务范围,推动服务产品化发展。二是完善包括金融、科技、中介、商务服务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协同网络,建立制造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新兴技术服务机构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系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引导新技术向制造业领域渗透,催生制造业的新行业和新产品^[18]。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演变动因和未来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路径。与现有文献主要着力于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本文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横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从“需求依附”到“相互支撑”,再到“发展引领”的演变脉络;二是从逻辑上梳理了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系演变的动因,主要包括社会分工的深化、市场竞争方式的变化和价值创造方式的更替;三是以历史和逻辑分析为基础,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从被动型供给走向创造性供给的若干可行路径。

当然,本文仍然只是一个初步探索,未来的研究可围绕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拓展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挥引领作用的可能路径;二是进一步细化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的内在机理;三是采集相关数据,尤其是长时段的数据对本文的一些基本假说展开经验分析。

参考文献:

- [1]周静.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效应[J]. 改革, 2014(11): 45-53.
- [2]周师迅. 专业化分工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驱动效应[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6): 94-101.
- [3]DANIELS P W. 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s firms in the United Kingdom[J].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5, 43(2-3): 123-138.
- [4]宣烨, 余泳泽. 生产性服务业层级分工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 38 城市的经验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3): 1-10.
- [5]宣烨, 徐圆, 宣思源. 内需驱动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基于“母市场效应”的研究[J]. 财贸经济, 2015(3): 136-149.
- [6]GRUBEL H G, WALKER M A. The dominance of producers services in the U. S. economy[J]. PSL quarterly review, 2013 66: 267-385.
- [7]朱海燕, 魏江, 周泯非.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创新机理研究[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 1-7.
- [8]宣烨, 余泳泽.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来自 230 个城市微观企业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7(2): 89-104.
- [9]白清.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制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J]. 财经问题研究, 2015(4): 17-23.
- [10]宣烨, 杨青龙. 以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发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10-24(004).
- [11]刘涛. 典型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结构演变[J]. 产业经济评论, 2013(8): 63-73.
- [12]MARKUSEN J R. 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 American economic re-

- view ,1989 ,79(1) :85-95.
- [13]周伟. 北京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J]. 经济研究参考 ,2012(59) :60-62.
- [14]DLLEK C K ,BO C. Manufacturing in decline? A matter of definition[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 new technology , 1999 ,8(3) :175-196.
- [15]MANI 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demand constraint[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1 ,6(2) :107-133.
- [16]江小涓 ,李辉. 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J]. 经济研究 ,2004(1) :4-15.
- [17]宣焯. 基于创新驱动的我国高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 [18]宣焯. 推进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质态优化的建议[J]. 决策参阅 ,2018(32) :1-5.

(责任编辑:王顺善;英文校对:葛秋颖)

Evolu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From “Demand Dependence” to “Development Leading”

XUAN Ye ,HU X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anjing 210023 , China)

Abstract: From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economies in the world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the “demand dependence” stage , the “mutual support” s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lead” stage. The reason for this evolutionary tren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mainly due to the deepening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 the change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change of value crea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and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from passive supply to creative supply ,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concept and create an industry-led atmosphere , to cultivate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give play to the demonstration role of industry leadership , to have innovation driving and enhanc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industry leadership , and to reverse manufacturing deep penetration and enhance the leading ability of th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Key words: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mand dependence; mutual support; development leading